

歌德谈话录

G E D E T A N H U A L U



(德) 艾克曼

时代文艺出版社



(德) 艾克曼

歌德谈话录

王颖波译

I 516.64 / 5



世界文学名著收藏精品丛书(上)

主编：余进

责任编辑：姚家余

责任校对：姚家余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52)

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版次：2004年1月第1版

印次：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7-5387-1865-6/I·1758

定价：495.70元

目 录

1823 年	(1)
1824 年	(18)
1825 年	(60)
1826 年.....	(115)
1827 年.....	(125)
1828 年.....	(194)
1829 年.....	(213)
1830 年.....	(239)
1831 年.....	(269)
1832 年.....	(295)
附录一 关于艾克曼	(306)
附录二 第一、二两部的作者序 (简译).	(309)
附录三 第三部的作者序 (简译)	(311)
后 记	(313)

1823年

1823年6月10日，魏玛

(首次见面)

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幸福日子。那一天我首次拜访了歌德，他的诚恳招待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时我刚刚到达不久。

当我到达的时候，他的仆人正在等我。我是按事先约好的时间去的，那时是正午十二点。

我一进门，就有个可爱的小男孩跑到我身边，用好奇的大眼睛上下打量我。我猜他是歌德的孙子。楼下内室有些妇女们正在忙碌着什么，那孩子的母亲奥提丽也在，台阶上摆放的古希腊雕塑的复制品暗示出主人不同俗流的爱好，房子内部的修饰简洁明快，大方优雅，没有什么豪华的摆设。我对这一切感到非常快乐

仆人为我打开门，门槛上嵌着 Salve 的标志。我想或许这暗示着此次拜访将受到欢迎吧。我跨过门

槛，来到另一间比较大的屋子，仆人说他要去向他的主人报告，请我在这里稍等。我注意到仆人通过另外一张门进去了，那是一间作为过道的房子，墙上挂着画，我想象着主人将从这里出现。我还注意到这间会客室的布置同样大方爽朗，地上铺着地毯，深红色的长沙发和同色的椅子，另一边有一架钢琴，墙上挂着一些素描和其它绘画作品。屋子里凉爽无比。

正在我欣赏房间摆设的时候，歌德出现了。啊！多么可亲可敬的形象！普通的蓝上衣，鞋却很正式。我简直有些受宠若惊了。他请我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他的语气和神态那么平易近人，温暖人心，尽管他的话并不多，我还是很快就消除了心中的忐忑不安。

“我刚刚看完了你的稿子。”他说，他这样开门见山毫不拿腔作势地和我谈起这个我最关心的问题，“我看作品已一整天了。你不需要再证明什么了。它们本身就是证据。”当我听到他称赞我缜密的思路，流畅的文笔和审慎的态度，我简直不知怎么表达心中的感激，只好用最感激的目光望着他。“我今天就给柯达写信，明天他就将收到你的稿子。希望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就能看到它的发表。”他还问起我接下来的打算，我说我想写一部新作品。不过在那之前先得找个合适的住处，最好是住到莱茵区去。同时我还得先

得到耶拿候柯达先生的回音。

他于是提起了克涅伯尔先生。我于是说正希望得到他的引荐。他非常爽快地同意为我写一封介绍信，以便克涅伯尔先生能够热情地接待我。接下来他说道：“这样很好。因为我也住在耶拿附近。我们将可以随时互相拜访或者通信。那将是令人期待的。”

他说话速度缓慢而有力，其中充满了自信的力量，好像一位君临天下的国王，雍容大度。他的表情沉着镇定，在那些褐色的皱纹当中，似乎藏着无数的激情和阅历。他的整个形象都让人觉得伟大宁静，仿佛世间的任何蜚短流长都无法玷污。我满怀依恋地看着他，几乎忘了听他在说什么，只是这样与他亲近，倾听他的声音，坐在他的身边，我的膝盖偶尔轻触到他的膝盖，我觉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溢满全身，尽情地享受这宁静而又温馨的气氛。我想我已经经历了太长太久的失望和绝望，而此刻，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满足。

他说他同意我的观点——那是在信中提及的——他说：“这种能力是可以转化的。正如你所说。拥有把一件事准确表达出来的能力，就等于拥有把所有事情准确表达出来的能力。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这能力是怎么转化的。”他又道：“我倒是有不少好朋友在柯林，也许他们对你能有所帮助。”他一边微笑着

一边对我说：“你可以在这里多待些日子，特别应该去看看魏玛的剧院。啊，我可以请我的秘书克莱特做你的向导。”他问了我的地址，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有机会再与我长谈，他还为我在魏玛的参观日程提出了许多建议。他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无限的关爱与照顾。我满怀着感动与幸福与他依依作别。

1823年6月19日

歌
德
谈
话
录

（给耶拿的艾克曼写介绍信）

今天歌德建议我去耶拿最好是星期天搭乘邮车去。我原本打算今天就去。现在我手上拥有好几封他写的介绍信，他重点向我推荐了弗洛曼一家人。”这一家一直都是耶拿的知名学者，艺术家以及其它人物经常出入的场所，他们交游十分广泛，时常举办一些非常有意义令人愉快的晚会。我自己在那里的时候就曾经参加过若干次。我想你应该会喜欢的。我不在那里的期间我会让我的儿子常常看望你，也请你快快回信，以便让我知道你的近况以及对耶拿的印象。信寄到玛冉巴特即可。”

我感到现在的自己好像就像他的亲近家人一般。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关怀也许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吧。除了感激与幸福，我不知该如何表达。

1823年9月18日，耶拿

（奉劝年轻诗人）

昨天我得到了我一生中最意义重大的一笔精神财富，它得影响我终身的创作与其它一些方面，我想我应当把它公布于众赠送给所有的德国年轻诗人，为了使他们和我一样受益。

昨天难得的一小时谈话是从诗歌开始的。他表示关心这个夏天我的新诗作。可是我说我对于诗歌目前还不抱有太大的热情，尽管也写了一点。“啊，我也曾经跟你一样，只想做出一些伟大的长篇来，可是却吃了许多苦头，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弊端。你很有才华，又肯下功夫，但是一定要接受很多如你这般的前辈创作长篇的教训。还是多关注一下诗歌吧。你看一直以来从未放弃过写作，凡是能写的都写了。”

只有诗歌最符合生活的真谛，也最擅长于表现生活。它的存在与诗人的天性是一脉相承的。因为诗人总是那么善于感悟生活，同时那么需要表达这种感悟，然而长篇创作将会排挤掉这种对生活的感悟，会剥夺表达这种感悟的权力与乐趣。因为你将不得不耗费巨大的精力安排它各个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整体的语言风格，同时它还要求有相当的时间与相应的物

质基础。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过程都得作废。这是得不偿失的愚蠢行为。你所付出的极可能除了疲惫与指责外，一无所有。所以你不妨抛开那些虚妄的念头，首先抓出眼前活生生的，生动活泼的生活本身，它们将为你带来灵感，也许其中会有少数无伤大雅的失败，但收获必定是主要的。

我想你大概已读过柯尼斯堡的奥古斯特古斯特·哈根的《奥尔费里特和李辛娜》那新作品吧！其中那些关于波罗的海美妙风景的诗歌片段多么出色，多么迷人！还有其他的一些片段也是！可是再看整部作品，尽管他下了极大的功夫，可是那实在谈不上是一部佳作，虽然他也并不缺少天才。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所说的他新近还打算写部悲剧。唉！”

他停下来，笑了一下。我于是说：“我记得你在《艺术与古代》当中就曾经说过同样的话，对哈根做过这样的劝告。”“啊，是啊。可是年轻人往往不肯接受老人的劝告。就算他不肯听，我还是不得不说。因为我们这一辈子自己早已犯过这样的错误，尝了这种或那种的苦头。希望能够成为后来者的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倘若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挫折与失败也算不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在于每一个人只肯相信自己，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我们的失败与错误是因为没有前辈可以提供指点，我们不得不自己探索。而对于

现在的年轻人而言，这些曾经的探索都已成为经验教训，可以让他们少走弯路，节约时间，为什么不肯接受呢？只有这样，你们才能以我们的终点为起点，以最高的效率，沿着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样我们的世界才有不能前进。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一定会走错路。但请你把这番话认真考虑一下。我想它将多少对你有些帮助，也许可以帮你在这个过渡时期内获得更多的有利条件和基础。你可以把这些小内容，生活的细节和即时的感悟当作一个积累过程，它们将会为你的成功作坚实的后盾，而且还会为你的创作带来快乐。当然报刊与杂志都可以发表。但你不能干为了发表而就去迁就什么，你必须坚守自己的原则。

你要注意，不要做那种闭门造车的诗。我本人是最瞧不起这类东西的。即景生情就很好。我所写的基本上都是即兴式的作品。因为生活本身是这样的绚丽多彩，世界是这样变幻多端。它们是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来源。你永远不必为失去灵感和动机而担心。生活它不仅提供诗的内容，也提供诗的机会。当然，诗人之与众不同处，还在于他懂得把一些简单的生活细节加工或普遍的诗意的东西。这就是诗人的智慧，诗人的天才！生活本身对于诗人的意义，并不在于生活的诗意，而在于诗人能够找到它的诗意或者说

赋与它诗意，从司空见惯中能引人入胜。生活就是诗人创作的源泉与材料，其它的工作，即诗歌的创作这就是诗人的任务了。我想你是认识傅恩斯坦的，他曾经写过一首很不错的诗，是关于酵母花的。为此也被人们称作“自然诗人”。他之所以在这一方面取得成功，我想正是因为他很熟悉的缘故。他的青年时代是与这些手工艺人们一起度过的，这一行业对他来说非常熟悉，包括细节和本质，所以他能从容不迫毫不费力地掌握并运用那些材料。所以我曾劝他多写一些这方面，尤其是纺织边的作品。熟悉就是你的优势。只有熟悉才能产生流畅自然。而诗歌片段，小的题材，其好处也正在于这一点。它与长篇创作的需要的波澜壮阔和博学多才相比，驾驭起来要相对轻松许多，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辛苦劳作。而对于年轻人而言，经验和常识必须难免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欠缺。所以从熟悉入手是最适宜的。”

我于是提到自己的一个打算：一部以四季为题，涉及纺织和娱乐各行业的大部头的诗。“啊，已如我所言。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部分都写得非常好。因为你还不曾熟悉那么广阔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许你把捕海一段写得非常出色，而打猎一段则十分蹩脚，不论出色的多么出色也无法掩饰其它的缺陷。也许恰恰相反，反而更衬出整体上多么不谐调，那是非常糟糕的

事情。倘若你只挑出捕渔的题材，以此为题创作一首诗，那么无疑，成功是可以肯定的。

创造固然很难，但只是创造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尽管这也很伟大，重要的在于观点。你要能够就自己的创造提出观点。因为年轻人恰恰缺的就是这。何况诗人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是不断前进的，每一部新的作品只会比前一部作品更记明诗人的智慧，所以你不必担心会使你的才华受损。观点往往是更引人注目的东西，何况它同样也可以使你避免应创造而构思安排殚精竭虑，浪费时间与精力。

“假如采用现成的题材，情况就大不相同，工作就会轻松些。题材既是现成的，人物和事迹就用不着新创了，诗人要做的工作就只是构成一个活的整体。这样，诗人就可以保持自己的完满性，因为用不着再从他本身补充什么了。他只须在表达方面费力，用不着在创造题材方面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甚至劝人采用前人已用过的题材。例如伊菲姬尼亚这个题材不是用过多次了吗？可是产生的作品各不相同，因为每个作家对同一题材各有不同的看法，各按自己的方式去处理。

“我劝你暂时搁起一切大题目。你挣扎这么久了，现在是你过爽朗愉快生活的时候了。最好的途径就是写小题材。”

我们一面谈着，一面在室内走来走去。因为我极钦佩歌德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理，只能始终表示赞同。每走一步，我都感到比前一步轻松愉快，因为我应该承认，我过去心想的但没有想清楚的一些大计划，一直是我的不小的精神负担。现在我把这些大计划抛开了，等到通过钻研世界情况，掌握了有关题材的每个部分之后再说。目前先以愉快的心情就某一题材或某一部分陆续分别处理。

与歌德的每一次接触都使我增长智慧获益良多。真正属于“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程度。这个冬天获得的幸福是我曾经从未有过的，我总是聆听到那些充满睿智的语言。而实际上，根本不需要语言，只是与他相识，同他在一起，即使是沉默的时候，我也为他的风范和学识深深倾倒并折服。

1823年10月29日

(论如何在关键时刻掌握具体事物的特征的艺术)

晚上我去看他。当时他正在点灯，烛光与目光交相辉映，闪着与往日不同的锐利的光芒。看上去今天心情不错，格外地显得坚定亲切而年轻，他提起了昨天我给他看过的那些诗，我跟着他在屋子里一边踱步，一边听他说话。他很激励：“你对于自然世界和

一切的感觉十分别致和敏锐。这太难得了。那时阻止你写一部关于四季的诗也许有些武断，你有这个能力。现在就从冬天开始吧！”

“你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惟其如此，你将不得不走得更远。你必须从你已经达到的程度开始，去闯那真正的艺术高峰的难关，因为你已经走到了常人无法到达的半途，那么你一定有信心和能力达到终点。目前的困难还在于对其生活个别事物的把握和传达。因为观念对于你一点困难也没有，所以你得从观念中解放出来，投入艰苦的具体研究了。我想给你一个主题，那就是梯夫尔特。因为我自己曾经对此深有感触，可是由于我赶上了历史的时代的一些重要情节，所以不得不放弃了这些本该好好表现的精彩题材。我在前者身上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后者于是成为一种遗憾。你一定能够成功，因为你不存在这种困扰，而作为一名外来者，当地的风物一定会在你的笔下获得全新的面貌。关于它的历史，你可以请教当地人，而你需要的则是它最具现实意义的特征。无疑的，你将会非常辛苦。”

我答应要试着照办，但是不敢讳言这个课题对于我像是离得很远而且也太难。

他说，“我知道这个课题确实是难，但是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此

外，作家假如安于现状，任何人都可照样摹仿；但是假如写出个别特殊，旁人就无法摹仿，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你也不用担心个别特殊引不起同情共鸣。每种人物性格，不管多么个别特殊，每一件描绘出来的东西，从顽石到人，都有些普遍性；因此各种现象都常常复现，只出现一次的事物在这世间是不存在的。”

歌德接着又说，“到了描述个别特殊这个阶段，人们称为‘写作’（Komposition）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这话我乍听还没有懂十分清楚，不过没有提问题。我心里想，他指的也许是现实和理想的结合，也就是外形和内在本质的结合。不过他指的或许是另一回事。歌德于是接着说：

“最后你把日期给疏忽了。每一首诗后都应当有日期。”我抬起头，以眼神询问。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日期十分重要。只是举手之劳，可以相当于为自己作出了个进程的日记，这样做非常有好处。我多年的亲身实践不可以证明这一点……”

1823年11月3日

（歌德游记中关于题材重要性的论述）

.....

我开始转换话题。因为我最近仔细阅读了他交给我的三部游记手稿，那是关于他 1797 年去瑞士的游记，途中经过了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在游记当中，他，以及迈约，讨论了很多关于造型艺术的题材问题。

“不错。高于一切的是题材。假如题材不存在，那也就不存在所谓艺术。假如题材不正确，那么一切关于艺术的努力都将是白费。能恰到好处地证明这一点是近代艺术，因为近代的艺术家们没有找到有意义的题材，他们的才华都被浪费了。在这一点上，我承认自己与他们一样富于悲剧胜。”

我接着说，“艺术家们极少有人看清楚这一点，或是懂得什么东西才使他们达到安宁。举例来说，人们用我的《渔夫》为题来作画，没有想到这首诗是画不出来的。这首民歌体诗只表现出水的魔力，在夏天引诱我们下去游泳，此外便别无所有，这如何能画呢？”

我提到我很高兴从上述游记里看出他对一切事物都有兴趣，并且把一切事物都掌握住了：山岗的形状和地位以及上面各种各样的石头；土壤、河流、云、空气、风和气候；还有城市及其起源和发展、建筑、绘画、戏院、市政、警察、经济、贸易、街道的格局、各色各样的人、生活方式、特点、乃至政治和军